

中蘇文化協會
蘇聯建設小叢書

3

蘇聯的農業

主編 西門宗華
譯者 余長河



中華書局印行

余長河譯

蘇聯的農業

中華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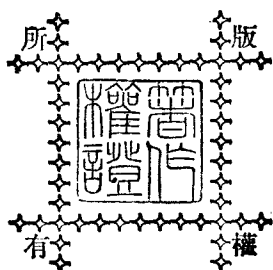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發行
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再版

蘇聯建設小叢書第三種 蘇聯的農業 (全一冊)



定價 國幣 六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	主	著	譯	發	印	發
者	者	者	者	人	者	者
編輯	編	著	著	行	刷	行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中華	西	I. Laptev	余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代表	姚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化協會編譯委員會	門	長	戟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各埠中華書局	
宗	華	河	相			

(一三二五八) (滬印)



(13158)

蘇聯的農業

一

集體農場是蘇聯農業生產的主要形態。千千萬萬的蘇維埃農民勞動的合併了其零星分散農地，組織了大的集體農場，以求永遠消滅貧窮，提高勞動生產水準，和保證集體農場成員的較好生活。集體農場的主要生產手段均已社會化，即生產手段變為集體農場成員所公有的社會財產。社會化的生產手段包括了所有耕作牲畜，農業器具如犁播種機、耙、打禾機、收割機等，種子、飼養公共牲畜之葛秣，集體化經濟所需之農業建築及經營農產品之所有設備。在以前用以區分各個農民耕地的界標均已撤廢，大而完整的農場已經創設。

在蘇聯土地是為全民所共有的國家財產。政府以特種憑證免費的給予每個集體農場所佔有的土地以永久使用權，但所有土地均不得買賣或租賃。集體農場的每一家，在其房屋附近給予土地一小塊，以供其私人種植菜蔬之用。私人使用土地的面積，視當地的特殊環境而定，約四分之一公頃至一公頃。下列各物乃是非集體化的財產，仍為集體農場每家所保有、如住宅，個人享有的家禽，飼養牲畜之建築物，耕種其私有小塊農地之小農具，及所有個人與家庭使用之器具。集體農場每家所

能私有之大小家畜數目，常視集體農場之位置及性質而定。如在農地耕種佔主要地位而畜牧業比較發展之區域，則每家可保有牛一頭至三頭，豬一頭至三頭，綿羊及山羊二十五頭，家禽數目則無限制。在農地耕作不甚重要而畜牧成爲主要生產之地域，則每家可私有牛五頭，豬三頭，綿羊及山羊四十頭，家禽數目亦無限制。

政府透過了擁有大量曳引機及其他農業機械的機器曳引機站，不斷給予集體農場以技術上的協助。這種爲國家所有的機器曳引機站，係根據精密計劃分配于全國。集體農場與其訂立合同由其從事犁田、播種、收割、打禾及其他工作，其報酬亦由農場支付。由于機器曳引機站的努力，使農民的創造力和政府在組織上及技術上的協助，以及政府的一般監督相互合作發揮到最高限度。以機器曳引機站爲媒介，使工業改變了農業，並且加強了工人和集體農民的合作。機器曳引機站就使農業勞動變爲工業勞動者了。

集體農場成員的權利和義務，工作的規定以及其所得之分配，均依集體農場組織法決定之。此項規章係以第二屆全蘇集體農民代表大會所採用，而經政府于一九三五年批准之標準法爲根據。根據集體農場組織法，其實物所得及金錢所得，一部分用以繳納政府，一部用以支付機器曳引機站的工作報酬，一部分用以設置各種基金如種子基金、保險基金等，此項基金每個集體農場均須設置。其所剩餘之所得，則根據每個成員所作之工作日單位而分配。

工作日單位係用以計算集體農場農民所做工作之質量及數量者，其決定係根據每日之平均工作

量。每種工作之工作日單位係分別決定，且顧及各地之特殊性及勞動機械化之程度。工作質量及數量之折合爲工作日單位乃由集體農場管理部負責計算，而由集體農場農民全體大會承認之。各地男女集體農場農民之每年最高工作日單位，視各地不同，約爲六十至一百日不等。如集體農場成員不能完成最低工作標準，而又無理由可以寬恕時，則視爲已脫離集體農場，喪失集體農場成員之一切權利。每個工作日單位之實物及金錢價值則由全集體農場之純實物收益及金錢所得總數決定之。換言之，集體農民之所得係以全部工作日單位數目爲準而分配于全體成員之間。因此每一個集體農場農民工作愈多愈好時，其所得工作日單位愈多，則其所分子集體農民之比例亦愈大。集體農場農民除因其社會勞動獲得工作日單位之所得外，此外尙可在其私有的土地，私有的牲畜及家禽方面獲取收入。

集體農場組織法保證了集體農場愈趨發達，而集體農民的物質幸福亦愈增加。同時，公私利益可以很和諧的打成一片。更重要的，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穀物的價格沒有激烈的變動，以致破壞農民豐收的幸福。在社會主義下，其他國家農民所引爲煩惱的生產過剩或消費不足的問題都不會發生。因此，在蘇聯其整個農產品生產量係根據合理計劃而逐漸上升。

遠在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年內戰時期中，集體農場早已有了萌芽，但當時組成集體農場者僅佔全體農家百分之一而已。整個鄉鎮之大規模的農業集體化始於一九二九年。在此種全體集體化之第一年中，農業生產即有顯著之增加，農民之物質環境即有顯著之進步。由於集體農場制度之推

行，使以前日陷貧困之農民開始度其安定之生活，而鄉村之貧乏亦已永久消逝。集體經營的有利情形就吸收了無數的農民加入了集體農場，創設了新的集體農場。一九三三年參加集體農場之農民約百分之六一·五，至一九三八年達百分之九三·五的農家已參加集體農場，其所佔土地佔全部耕種面積百分之九九·三。從此以後，一八、八〇〇、〇〇〇個零星破碎的小農地已經組成了二四二、四〇〇個大規模的發展迅速的集體農場，其所佔耕地面積已擴展到一一七、〇〇〇、〇〇〇公頃。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現代化農業制度已在蘇聯建立。農民的物質及文化水準已經迅速提高，全民的糧食和工業的原料均能供應無虞。

在蘇德戰爭以前，集體農場以及極少數的沒有加入集體農場的個別農民所佔的土地達四八八、〇〇〇、〇〇〇公頃，而沙皇時代貧農及中農所佔土地僅一三四、〇〇〇、〇〇〇公頃。因此在蘇維埃政權以前，每家農家所佔土地平均為七公頃，但其中有一半僅有一公頃至二公頃。現在集體農場每家平均為二〇公頃，在各邊區如西部西伯利亞則平均為四十九公頃，有些區域尚超過此數。在一九四〇年耕種面積較一九一三年增加四六、〇〇〇、〇〇〇公頃，其中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公頃，用以種植穀物，七、五〇〇、〇〇〇公頃，用以種植工業原料，六、三〇〇、〇〇〇公頃，用以種植瓜果蔬菜，一六、〇〇〇、〇〇〇用以種植餵牲畜芻秣。

機器曳引機站減輕了蘇聯農民的勞動。在一九四〇年一年之內，蘇聯政府對機器曳引機站之支出達八十萬萬盧布。在該年，蘇聯計有曳引機五二三、〇〇〇架，康拜因機（複合機，或稱收割打

穀兩用機）一八二、〇〇〇架。主要的農業工作均已機械化。機器曳引機站所耕作之集體農場面積一九三〇年爲一〇、四〇〇、〇〇〇公頃，至一九四〇年增至一一一、一〇〇、〇〇〇公頃。在一九四〇年全國六、九八〇個機器曳引機站耕種了百分之九四·五的集體農場總面積。如將此種工作改用人力及用馬拖犁耕種時則每年需增加一千一百萬工人工作。機器曳引機站能夠很快的將土地深耕，及時播種，開墾休耕地，在秋季耕犁那些春季下種的土地，使集體農場農人之勞動生產率較個別農民增高甚鉅。凡此種種均足增加穀物生產，並改進集體農民之福利。

蘇聯農業在平時及戰時之優異的成功亦可從蘇聯農村勞動組織之新形式中追溯之。在對德戰事發生以前，每個集體農場平均約七十八家，三四二人，其中有一四九個十六歲以上之年富力強工作者。蘇聯有效的勞工組織使全部勞動力均能充分利用，因而創造了奇蹟。社會勞動組織的新形式有二：一爲長期耕種組，一爲牧畜組。此二者經過長期的試驗後始證明其成績優越。每個耕種組的人數平均約五十人，其所管理之面積約二百公頃。每一組的本身就是一個完全的生產單位，很完善的配備了所需的獸力，曳引機和農具。每一組分成了三個或四個小隊，每小隊約有十個至十四個集體農民，共同管理五十公頃上下的農地。

莫斯科區席克哈夫縣（Shakhov District）的「鐮刀及斧頭」集體農場（“Hammer and Sickle” farm），現在是最進步集體農場之一，在以前此塊田地，草地及森林地帶係屬於哥立清公爵（Prince Golitsyn）孟契爾斯基（Meshchensky）及其他大封建地主所有。集體農場老農人克魯格洛夫（V. I.

Kruglov)會回憶其過去生活謂：「我記得我父親有一塊半土地，約等於現在的一個半公頃。我們全家七口，有馬一匹，牛一頭。我們的生活極為貧苦。很自然的，我們怎樣能夠過好的生活呢？我們所有的土地僅能生產二十五普特（Pod）的穀物（約四百公斤），而我們需要的是五十普特（約八百公斤）的穀物去維持全家生活。」

在現在「鐮刀及斧頭」集體農場，却成爲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全蘇農業展覽會（All-union Agricultural Exhibition）的代表，它被認爲最著名的模範集體農場。這個農場有一所製酪場，有養羊場，有一個菓園，有一個「密楚林」（Michurin）變種的蘋果園，有一個很好的牲畜飼養場，有一個馬槽，有三座倉庫，有四座穀倉，有許多暖室。此外和其他集體農場一樣有很好的圖書館和閱覽室。在農場內有劇場，軍事訓練亦在進行。組成此集體農場之每一家，平均每年可收入二、〇五〇公斤的穀物，一、六四〇公斤的芻秣，和一二、〇〇〇盧布。此外每家尚可保有私有的牛、羊及其他少數牲畜及十五株至二十株蘋果樹。

集體化的結果使大規模地使用現代科學的耕作方法變爲可能，如正確的輪種方法，礦物及有機肥料的使用，深耕法，休耕地的處理，春種地的秋季犁耕，芻秣的種植，雪水的保存（Snow Retention），已發芽種子的播種及耕種各階段中穀物的正當保存等。此種方法均足助長穀物的生產。在革命前每公頃約平均生產爲〇・七四噸，而蘇德戰爭前夕每公頃約生產一・〇五——一・一五噸。蘇聯穀物生產竟超過美國。一九四〇年全蘇穀物生產總量約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公噸，而號稱革

命前黃金期之一九一三年僅八〇、一〇〇、〇〇〇噸。近年來全蘇集體農場平均生產量每家均可生產穀物五噸，在產穀區的數字尤高，而在革命以前有百分之五十二的農民竟不能得到足夠穀物以維持其生命。棉花生產量在一九三八年為二、六九〇、〇〇〇噸，而在一九〇九——一九一三年之平均每年生產量僅六八〇、〇〇〇噸，計增四倍左右。亞麻纖維在一九三八年為五五〇、〇〇〇噸，一九〇九——一九一三年各年為二六、〇〇〇噸即增加兩倍。甜菜在同時期之比為一六、六八〇、〇〇〇噸及九、七〇〇、〇〇〇噸，計增加百分之七十。在集體化之下，蘇聯牲畜之產量為全世界之冠。在希特勒發動攻蘇以前，全蘇集體農場共有大牧場六一八、〇〇〇個，每一農場約有牧場二個至三個。每年提供市場之牲畜數目約牛一四、九〇〇、〇〇〇頭，豬七、一〇〇、〇〇〇頭，山羊及綿羊約三三、二〇〇、〇〇〇頭。一九四〇年所有農產品總產量約一倍於革命前的數字。

集體農場之另巨大的利益為提供市場之生產量的激增，此即生產超過了各集體農場成員的需要而發生巨額的剩餘。此點對於蘇聯全國糧食之供給關係極大。在一九二六——二七年全蘇穀物提供於市場者僅佔總產量百分之一三·三，至一九三八年則增至總產量之百分之四十。棉花提供於市場之數量於一九三八——三九年較一九二六——二七年增加百分之五〇三，亞麻纖維增加百分之二三九，甜菜增加百分之二六七。原料及食糧儲備數字的增加，對於國家的國防力量增加不少。

有計劃的將農業生產分配於全蘇領土對於國防亦極重要。在以前蘇聯之主要穀倉係在南部。在北部幾無農業存在，在中部各區亦非生產區域，其所消費之穀物在其所生產之上。此種情形在第一

次世界大戰及蘇聯內戰期中曾發生不良影響。以此種情形下就需要大批長途運輸工具以輸送糧食，結果使糧食的供應發生惡劣的結果。在集體化之下，生產區與消費區之劃分始全部釐訂。在東方建立的巨大的穀物生產根據地，而穀物的生產也深深的伸入了北部各區。東部各區的耕種面積，已經擴展到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公頃，約等於全部德國之耕種面積。其中種植穀物者在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公頃以上，竟超過德國種植穀物的全部面積。因此，東部已成爲蘇聯的主要產穀區。隨着農業的進步，集體農場農民的福利亦已改進。在帝俄時代貧農及中農佔土地耕作者的極大多數，其所生產之穀物約四一、〇〇〇、〇〇〇噸，至一九四〇年集體農場農人則生產九八、〇〇〇、〇〇〇噸。集體農場農人之金錢收入在一九三三年爲五、七〇〇、〇〇〇盧布，而一九三九年增至一八、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在集體化各年中，蘇聯鄉村發生了文化革命。根據全國人口調查數字，一八九七年九歲至四十九歲間識字之鄉村人民僅佔百分之二一・七，一九二六年增爲五〇・六，一九三九年增爲八六・三。在帝俄時代，全蘇鄉村中的圖書館，閱覽室及其他文化機構竟不到一百所，而一九三九年集體農場擁有上述文化機構達十萬所以上。在革命以前，鄉村小學約有九四、〇〇〇所，學生六、〇〇〇、〇〇〇人，至一九三九年小學數目增爲一五四、〇〇〇所，入學學生增加至二千二百萬人。公共健康方面亦有顯著進步。十月革命以前，全俄鄉村共有醫院，產科醫院及其他醫藥機構約一一、九〇〇所，至一九三九年則增至五五、五〇〇所。在帝俄時代鄉村並無婦女及兒童療養室，接生站，

托兒所等組織，而一九三九年婦女及兒童療養室，接生站增至一四七、〇〇〇所，而集體農場托兒所所養育之兒童竟達四百萬人。

在蘇聯，城市與鄉村的距離已經縮短了，蘇維埃鄉村的文化及經濟水準已漸漸和城市接近。集體農場在事實上已經證明了不僅超過了各個小農之上，同時也較以前地主及富農的大農場為優。在短短的十年內（一九二九——一九三九年）集體農場制度已經將農業生產力發展到最高水準，使蘇聯的軍事力量和國防力量大大的增加。

農業機械化的進行是需要訓練大量熟練工人的。從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〇年中集體農場與機器曳引機站訓練了六〇、二〇八個機械員，一〇六、三〇二個曳引機隊長領袖，二、三六五、一二七個曳引機駕駛員，三〇五、八六二個康拜因機司機人，二、一六一、二六八個康拜因機助理司機，一九六、三三三三個複雜打麥機司機人，六二、〇六八個亞麻打麻人，及二〇七、二一六個貨車駕駛員及汽車司機。在戰時上述人員均成為紅軍中摩托化及機械化部隊的補充者。同時，高度機械化的結果也使農業克服了若干戰時困難。因在戰時男人都奉命入伍，由於農業機械化的結果，可以將以前沒有使用過機器而現在已經能夠代替男人的女工和青年工人，加以合理的利用。最後，由於最重要生產手段集中於機器曳引機站之手，可以使政府合理地計劃農業上動力如曳引機、獸力、運貨車等的分配。而此種動力在戰時特別覺得重要。此外在集體農場中尚有二百萬農場的組織者，其中包括集體農場的經理副經理，畜牧組長及其他小隊長，簿記員等。其他尚有三百七十萬工人均被授

以普通職業訓練如照料馬匹，管理牛羊，製造乳酪，喂養豬豚，看管絲蠶，及灌溉田地等工作。除上述機械駕駛員及行政管理人員外，在戰爭發生以前尚有三十二萬二千個農業經營家，農藝專家，土地測量專家，動物飼養專家，獸醫及助理獸醫，他們都在從事農業改進的工作。在蘇聯農業方面均有專才在主持着，在平時以及戰時農業之所以能如此發展者，此係其重要因素之一。

集體農場的勞動組織方式，使鄉村的勞動力能夠充分的利用，它不僅能夠使半熟練工人代替入伍之熟練工人工作，同時在此種環境下還能夠增加生產。對於技術落後之個別小農，當着他們的主要生產者離開家庭而被徵入伍時，則無法耕種他們的小塊土地，除了削弱和破壞外實無他途可循。即以第一次大戰時期而論，地主之大農場亦因缺乏勞動力及機械而致生產量減少。但集體農場之情形則不然。由於機械化的結果，可以使勞力在不減低效率下，舉行重分配，以補入伍人員之缺額。行政及事務人員可以大量減少，許多只熟悉一門工作的勞動者可以學習第二，第三門技術，以備需要時使用。因此在集體農場產生了卓越的勞動生產記錄，有時尚超過戰前水準。

集體農場勞動的特質，及其他各種訓練，使集體生活變成了集體農場農民的第二天性，在其工作中及社會生活中均深受影響。故集體農民在加入紅軍時對於各項嚴格訓練均能勝任。紅軍戰鬥力量之所以如此強大者其故即在於此。以參加紅軍之人員大多係從鄉村徵調而來，而此種集體農民，教育程度頗高，其政治意識亦甚正確，均能知為何而作戰。其知識水準均超過其上一代之農民及未集體化之農民。同時，集體農民文化及物質水準的提高使鄉村人口之健康大為改進，因此紅軍之戰

門力量亦隨而增加。

集體農場制度之建立，爲蘇聯人民在和平經濟建設時期最主要的成績之一。在戰爭爆發前夕，蘇聯鄉村人民均能享受繁榮之樂。蘇聯農民之所以願意以最高熱忱及毅力保衛其國家及蘇維埃政權者，其故在此。他們是爲集體農場制度而戰，這個制度使他們從各種剝削制度中解放出來。他們是爲他們的肥沃土地而戰，以避免土地落入德國貴族及地主之手。他們是爲着自己血汗創造出來的財富而戰，爲着他們的文化以及保證他們以一種自由康樂的生活之政府而戰。

一一

現代戰爭是資源戰爭，國家的生產力對戰爭影響極爲重大。在所有戰爭中，糧食供給爲一極主要因素。從歷史上告訴我們，在戰爭期中農業生產量常因人力與獸力之徵爲軍用，農業機械及肥料之減少及種子的缺乏等原因而急速下降。在帝俄時期，地主及富農經濟爲農業的主要形態，其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打擊即極顯著。一九一四年的收穫量較一九一三年減少百分之十五・四。農業之所以特別受戰爭影響的原因，主要由於大農場技術落後而個別的小農家又更無能力增加生產。在戰爭開始的前三年中（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主要穀物的耕種面積減少一千萬公頃，而穀物及馬鈴薯之年收穫量自一九〇九——一九一三年之一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噸減至一九一七年爲八一、二〇〇、〇〇〇噸。

地主及富農常以剝削工人及犧牲小農田地而自肥。在戰爭期中，有許多貧苦農民較以前更為貧乏。如圖拉省（Tula Province）無土地耕種之農民在一九一三年佔全體農民百分之四·四，至一九一七年增至百分之六·五；星比爾斯克省（Simbirsk Province）自百分之一〇·三增至百分之一三·四；加盧格省（Kaluga Province）自百分之六·五增至百分之十四·六；諾伏哥羅德省（Novgorod Province）自百分之一增至百分之二三·五。在全國各地均發生糧食恐慌，少數提供於市場的剩餘農產品幾全部為軍隊所消費，城市人民幾無食品可食。運輸的紊亂使糧食恐慌更為嚴重。

此次戰爭給予了蘇聯農業以若干艱巨工作。第一要不顧困難充分給予紅軍，後方人民及從前方撤退的人民以糧食，及給予工業以充分原料。第二要彌補在戰爭初期因德國暫時佔領大部分蘇聯肥沃土地後所發生損失。第三，當德軍被紅軍驅逐後，如何恢復解放區內德軍所給予農村以毀滅掠奪後的元氣，上述工作要在極端困難下執行。因為在戰爭期中，農村人力因徵調入伍及調派兵工廠及其他重要工作相對減少，而農場曳引力量也因馬匹、曳引機及運貨汽車由農場調派軍事機關使用而大形減少。但蘇聯農業機構竟不顧一切困難，克服了一切困苦獲得顯著的成績。所以史太林很誇獎蘇聯的集體農場及國營農場能夠正確地如期供應人民及紅軍以糧食，及供應工業以原料。

在此次戰爭爆發時，蘇聯農業體驗了一次驚風怒濤的襲擊。在極緊張的戰爭環境中，蘇聯農業還能夠不斷的進步，便充分證明了集體農場制度的安定性和不可毀滅性。

蘇聯農業的最主要成功之一為各區耕種面積之擴張。在同一領域內，一九四二年的耕種面積較

一九四一年多二百萬公頃。耕種面積之擴大主要係在東部。其主要成績係由於春季穀物耕種面積增加的結果。在東部更創設了一塊新的穩固的生產工業原料（如甜菜、煙草、長纖維亞麻）馬鈴薯、蔬菜、甜瓜及藥用植物的根據地。歐洲俄羅斯（European Russia）中部區域耕種面積之增加亦為戰時蘇聯農業成就之一。這方面的成功縮短了軍糧供應的運輸距離，同時對於中部工業區域的糧食供給也有很大的幫助。

甜菜已經在國內十二個至十五個新區域內種植了，在阿爾泰（Altai）克拉斯諾雅爾斯克（Krasnoyarsk）烏茲貝克斯坦（Uzbekistan）哈薩克斯坦（Kazakhstan）吉爾吉斯（Kirghizia）以及其他灌溉地區的甜菜種植面積已經增加，其生產量竟二倍或三倍於非灌溉地區。由於上述地區的耕種使南方各甜菜生產地暫時淪陷的損失得以補償。在北部各地如伏爾加河（Volga Region）高爾基區（Gorky Territory）及新西比利亞區（Novosibirsk Region）也種植了甜菜，其收穫量極為可觀。新種植甜菜區域的開闢縮短了長途運輸，增加了集體農場的所得，對於戰時及戰後之國民經濟影響頗大。

在戰爭期中，蔬菜尤其馬鈴薯種植面積之擴張在全國各地積極進行。工業區設立了自己使用的蔬菜種植區及郊外牧畜場。屬於工廠的農場，菜園及城市工人之個人的菜園都在全國各地設立，其成績頗佳。戰爭第二年（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冬季作業耕種面積之增加亦為集體農場繼續努力之另一證明。在一九四二年秋季之冬季作物面積較一九四一年增加二、一〇〇、〇〇〇公頃，其中包括西部西伯利亞（Western Siberia）及哈薩克斯坦（Kazakhstan）一百萬公頃。經過此次擴充